

目 录

1	反对“十元半”	(1)
2	刘裕聪打京案	(33)
3	李杰文抗粮	(37)
4	朱笏山上京喊冤	(39)
5	王朝堂领导闹粮	(43)
6	向荣刚领导饥民吃大户	(46)
7	苟国定组织农民吃大户	(48)
8	涪阳坝的抗捐斗争	(50)
9	我参加了涪阳坝的抗捐斗争	(55)
10	抗捐未成，反遭毒打	(58)
11	杜邵氏严惩凶犯	(60)
12	李益盛巧脱虎口	(65)
13	杀人不如先动手	(68)
14	张澜到通江考察农民的生活	(70)
15	军阀统治时期的捐款	(73)
16	通江县卫生院建立的经过	(76)
17	一张“安民告示”	(79)
18	从血盆里滚出来的人	(82)
19	五马石土匪刘吉安	(90)
20	玛瑙寨土匪钱天锡	(95)
21	曲江洞土匪罗玉成	(100)

22	高洞子土匪袁刚	(109)
23	广家店土匪徐耀明	(114)
24	磨儿垭土匪李茂春	(120)
25	钱家山神匪袁玉章	(135)
26	老君山土匪景辉秀	(143)
27	得汉城土匪李宗品	(147)
28	香炉山(属浙波)土匪熊渊如	(154)
29	洪口土匪靳廷垣	(156)
30	靳廷垣丑闻二则	(163)
31	沙坝子土匪赵崇禄	(167)
32	王凌云在青峪被擒	(171)
33	云雾山王凌云余部缴械	(181)
34	蒙恩普在通江南江的复辟活动	(189)
35	香炉山(属草池)土匪云道	(200)
36	伏定川的发迹史	(208)
37	朱家营历险记	(215)
38	庆祝1955年春节歌	(220)
39	灾害资料	(226)

CONCLUSION

1
:
:
:
:

• • • • •

1911年12月8日，武昌起义的枪声还没有停止，赵玺丰在成都东校场燃起了战火，使刚在成都建立起来的成都军政府岌岌可危。1911年12月21日，滇军韩建铎带兵攻打叙府，拉开了大规模战争的序幕。1912年2月中旬，蜀军熊克武与胡景翼战，战争的范围：西到资中，北到顺庆，南到宜宾，东到万县，几乎燃遍了大半个四川。1912年9月，尹昌衡任征藏总司令，在四川的西部边境点起了战火。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复辟帝制，更大规模的战争在四川展开了：1913年8月4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讨袁总司令部，袁世凯发起了滇、黔、陕、鄂、川五省的围剿；1915年2月20日，袁世凯派陈宦带三个旅入川，进一步扩大了战争；1916年1月1日，蔡锷统率两路大军入川；1916年1月中旬北洋军阀曹錕派周骏、王陵基攻打成都；1916年2月18日，曹錕亲自带七个师入川；1917年，罗佩金受段祺瑞支使，挑起与刘存厚战；1917年8月9日，段祺瑞委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使战争打得更激烈了；1917年10月，蜀军在内江、威远、荣县战；1918年1月3日，刘存厚与蜀军战，这一次战火从富顺、内江、隆昌烧到遂宁，又从遂宁烧到叙府、犍为、乐山、金堂、剑阁、梓潼。

从1911年到1918年大大小小的战争约二百次，有些在川北地区进行，有些即使不在这里，军阀们既矛盾而又互相勾结，拉拉扯扯，打打和和，今天结东打西，明天结南打北，翻手为云覆为雨。常常是一个小的战争，也触动全川。在没有止境的战争中，军阀们加重剥削，赋税不断增多。

据“通江县志续编”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丁粮三千零四十二两六钱三分九厘七毫，正税每两丁粮银一元六

角，副税每两丁粮银征银一元六角，这就是说副税增加了一倍，后来每两丁粮银又加征解四角九仙五厘。三种税加起来每两丁粮银征银三两三钱六分六厘六毫六丝，折合五元四角四仙一厘。全县丁粮银为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四两八钱五分三厘二毫二丝，折合大洋一万六千四百零二元八角七仙。

1918年1月，郑启和打着“靖国军”的招牌，从广安经三台、昭化、剑阁，梓潼到巴中，不久，又占通江、南江。为了扩充军费，强迫老百姓种大烟，巧立捐税名目，兴了个“十元半”。只要有火炉煮饭，不管拿得起，拿不起，每家都得缴十元零五角钱的捐款。那时通江仅二十万人，全县特别捐就是三十万元，比以前的捐税骤然增加二十多倍。“十元半”的捐款象一匹大山压着山区人民。

郑启和摊派到通江县的捐款这样多，县到区、区到团、团到甲又层层增加，落到老百姓头上，又加了好几倍。据八十多岁的老人回忆，除田赋外，还有契税、肉厘、厘金统捐、地方税、烟酒税、营业税、房捐、百货税捐、公债捐、历书捐、春帖捐、庙捐、白炭捐、公益捐、傍粮捐。军阀们既然天天要打仗，军费开支就多，仅这一项就有枪枝捐、火线捐、壮丁费、子弹费、请兵捐等十余类。捐税层层增加，各级催收捐税的人，又要索取各种费，这又新添了草鞋捐、舆马费、差遣费、招待费、马干费等项目。各种捐税大约是八十多种。老百姓一年苦到头，也无法缴纳这样多如牛毛的捐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老百姓编了一副对联：

画款如画招，保董派，甲长派，虚派、冒派、闹鬼派，
我黎民硬起心肠由你派。

催钱似催命，街上收，乡里收，明收、暗收、请兵收，

恨尔等今后尸骨无人收。

军阀们把大批银元聚集在自己手里，市场上流通的银币少，农产品不值钱。那时一个大洋可以购买黄谷三斗（每斗一百一十斤）十元半就要出售黄谷三千二百一十斤。中产之家尚不可能，更何况佃田耕种的贫苦农民。平溪乡聂家坝村五组八十二岁的老农吴光福回忆：那时他家缴这个特别捐，卖了一条头号水牯牛（七元）一条一百二十多斤的大架子猪折价（两元），卖了三斗包谷。象吴光福这样有牛有猪又有余粮的家庭是不多的。无钱缴纳捐款的就逼得自杀。杀牛坪农民张克相田产仅四亩，农闲纺线织布，手头稍宽余一点，就派捐四十元。为了缴纳捐税，织布用具，家里农具全卖尽，才缴了六元，欠三十四元，这笔款没有还清，又派抬垫四十元，共七十元，更无法缴纳，被团丁绑押送团正李石生家。张克相感到没有活人之路，在过一口堰塘的地方，跳水自杀，幸好一个耕田农民及时抢救，才未死。佛龕子刘洪先缴不起捐税，在屋当门跳岩而死。临死前说：“活着不如死去的轻松，因为不受捐税的催逼。”该地亭子湾张全奎缴不了捐款，就被吊、关、打、押。受不了折磨，逃跑外地给人帮长工。男人跑了，团正把女人押到街上吊、打、关、押，女人气愤不过，丢下家中儿女自缢而死。这三件事发生在五六里路的范围内，前后不过几天，从这里不难看出在全县被特别捐逼得跳河、悬梁、背井离乡的就不知有多少。

繁重的捐税，逼得农民无路可走，有些人就到大巴山当土匪抢人。不仅当时如此，郑启和以后也一样。通江知县廖袖东见到这种情况。写道：“民何乱？武力索钱，故以武力应之。”该知县罢官拂袖而去，回乡当庶民。

官逼民反，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人民所掀起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捐税斗争，是军阀和贪官污吏逼出来的。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形成了一个反抗洪流，纵横倾泻，不可遏止。

二、组 织 反 抗

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抗捐税的斗争，是红灯教的首领发动起来的。要了解这场斗争的发展过程，不得不叙述一下“红灯教”的情况。

“红灯教”在通、南、巴的创始人岳文富，小名八娃子，南江松林观人，父早死，母双目失明，自幼放牛割草，食不饱腹，衣不掩体。在家中无法生活，逃到陕西参加红灯教。得《撑天实录》一书，1917年回南江。在军阀的残酷剥削下，广大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中，无法生活。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酝酿。岳文富在松林观的一个山洞以练水给人治病为名，组织受压迫的群众反抗捐税。岳是一个土气象学家，用土法测量气候很准，说雨是雨，说风是风。人们称为“岳八神仙”。岳文富这个名字反而被人遗忘。参加红灯教的人越来越多，在南江的大河、赶场、贵民、下两、沙河等地达六千人，树立“红灯教”的大旗，提出了反抗捐税的口号。南江县官闻此消息，丧魂落魄，立即出兵镇压。1918年5月，将岳八神仙逮捕，杀于南江猪市河坝。军阀们原以为杀了岳八神仙，就能把反抗捐税的斗争镇压下去。那知适得其反，更加激怒了群众的反抗。群众中流传了这样的故事：岳八神仙被杀，头一落地，猪市河坝对面的照壁岩也就跨了，据说岳的头寄在照壁岩的。这个传说固不可信，却反映了群众的愿

望和要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抗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反动派血腥镇压，激起了更多人的反抗，事实也是这样。

岳八神仙在南江建立红灯教时，通江朱兆琮、张伯山、李子洪、邵承模、蹇以春、刘承先、赵世开等先后到南江参加，并在通江的上程家坝、苦草坝、板桥口、铁厂河、空山坝、草池坝、下陈家坝等地建立教堂，发展红灯教组织。

红灯教又名“佛生团”，参加的人缴一尺青布，用朱红书写“佛生团蓬莱会之期”等字，还写上参加人姓名与年、月、日。有了这个证件，在教区走北到南，通行无阻。

岳八神仙被杀，激起了通江红灯教徒的极大愤怒。1918年阴历六月朱兆琮、张伯山、李子洪等到通江南江交界地的马鹿寨举行会议，声援南江红灯教的反抗斗争。提出的口号是

“打倒十元半，为死难的师父报仇。”郑启和闻讯，于1918年阴历九月命令驻南江团长喻青海出兵镇压。敌众我寡，加上李子洪、张伯山等缺乏实战经验，战斗失败。张伯山回苦草坝驻得汉城，李子洪藏深山老林，以三包寺为据点，朱兆琮回程家坝驻彭家洞，继续做发动群众的工作。1919年夏，通江县潮水坝宝光山建立教堂。张国平以扶乩的方式作宣传动员工作，发展红灯教。他出身贫困，不识字。一次扶韩愈，当地最有声威的读书人张冕斋（系贡生）要考这个韩愈，就出了一只长联：

宝塔见名山，览足下黄龙缠极，石佛现花，左右金童仙女，斜排书案，喜得这上下鲁坝，大小沟坪，仙人走马称觞，般修般邑齐向名山勤礼拜。

出联写的是楼子庙附近一带壮美的自然景物。“黄龙”

即黄龙背在宝光山下， “极”太极图，地名，在宝光山下， “石佛”即石佛寺在岳村坡， “金童”即金童山， 在 楼子庙， “仙女”即仙女洞，在牛角嵌对面山下， “书案”在安家坪。 “鲁坝”距楼子庙十里，有上鲁坝，下鲁坝之别。 “沟坪”在宝光山下，大沟坪在东侧，小沟坪在北侧， “仙人”即“仙人洞”，在牛角嵌上侧， “走马”即走马岭。 “般修般邑”梵语，有聪明智慧的意思。出联中这样多地名，又有上下、左右、大小等方位词和形容词，对起来确实困难。可是这个扶韩愈的张国平却满不在乎地说：“出者不易，对者何难？”稍事思索，就结成了下联：

光天张圣教，按云头青莲同履，文昌布惠，往来灵祖观音，劫挽尘寰，幸有那西北斗星，东南山岳，老子骑牛传道，一
觉先觉后，都向圣教输经纶。

下联的内容是为建立红灯教作宣传动员的。“圣教”即红灯教，“劫挽尘寰”有拯救下民之意。“觉先觉后”指各方面的人，“输经纶”有贡献才华之意。据了解，下联是平溪武童坝朱绍廷写的，已经事先写好，只不过通过张国平的嘴说出来罢了。上联是通过很多人反复推敲写成的，朱绍廷写下联时，也找了很多人的进行研究。从这幅长联的写作过程来看，象张冕斋、朱绍廷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红灯教的活动。

在组织反抗中，知识分子起了骨干和桥梁作用。红灯教首领朱兆琼、张伯山是久考不入的秀才。朱兆琼家有荒山三十多亩，在地方上没有政治势力，受豪绅欺压。特别捐逼得他每况愈下，无路可走，到南江拜岳文富为师，他组织“红灯教”在程家坝一带影响很大。他的谋士张天恩、彭宗甲，

是两个乡村教师，读书时为同窗好友，在朱、张、彭三人的带动下，程家坝的“红灯教”很快发展壮大起来了。

张伯山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任苦草坝团正。一次，征收特别捐的督办熊敦武到苦草坝，催缴捐款，张伯山说：“老百姓家贫如洗，叫我咋个办嘛！”熊大发雷霆，回县报与官府，撤了张伯山的职。张闲居乡里，对熊大为不满。岳八神仙了解到这一情况，派两个徒弟以泥水匠为名到苦草坝做张伯山的工作，宣传红灯教的宗旨及教义，张伯山同意了，骑马到南江参加红灯教，对苦草坝反抗捐税的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梓潼庙（现临江乡）北山何浩德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在地方上有威望，喜欢打抱不平。如果有人受恶霸势力的欺压，他就撑腰，地方恶霸也畏惧几分。朱兆琼到何浩德家做工作，因此何参加了红灯教。何又动员梓潼庙团正陈永福参加，陈又到余家湾作朱兆南、朱仕秀的工作。梓潼庙北山一带参加红灯教的人越来越多。从总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在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红灯教在做组织和发动群众工作中，吸收了大批农民骨干。梓潼庙唐家营唐洪恩、程家坝朱仕楚、赵家沟（现南江百院寺）李子洪可算农民的代表人物。

半自耕农出身的唐洪恩，两个儿子，两个媳妇，常年所得可以勉强维持生活。可是在繁重的捐税重压下，家中已昏水不上锅了，八十多岁的老母，身染重病，无钱服药。听说空山坝蹇以春在保佛庵，建立佛生团，神水可以治病，就去求神水。当了解到红灯教不仅用神水与人治病，还要练兵，反抗捐税，他毅然参加红灯教。此人忠厚老诚，在斗争中十分

坚定。参加红灯教后，不曾回家，直到斗争全部展开，郑启和派兵攻打平溪坝时，他才从空山转唐家营。在斗争中坚决维护红灯教的声威镇压坏人。内弟何见朝持反对态度，以为红灯教反对捐税，无异于灯蛾扑火。唐洪恩下令杀了内弟，这种不循私情的行为，受到了赞扬，人们称他为“唐帝王”。朱仕楚骁勇无比，打仗走前头，那里有困难就到那里。他是有名的炮手，用木制大炮，一旦炮管爆炸，就会受伤。他无所畏惧，在战斗紧急时，抬在肩上，或端在手上放。这种行动鼓舞了成千上万的人，人们称为“楚霸王”。李子洪家里穷困，从小给地主放牛，受尽压迫剥削之苦，听说岳文富组织“红灯教”，反捐税反剥削，就积极参加，此人有勇有谋，在多次战斗中，给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军队以狠狠打击。

在组织反抗中，红灯教有了以上所说的一批知识分子和一批忠实可靠的农民作骨干，虽然在反抗捐税的开头，就遭受了两次挫折（一开头红灯教的创始人岳八神仙就被杀。马鹿寨一仗失败），但终于转败为胜，掀起了更大的反抗风暴。

三、初 露 锋 芒

红灯教的组织机构分“千”、“五”、“百”、“哨”“十”五级，“千”就是“千总”辖一千人，“五”就是“五总”，辖五百人。“百”就是“百总”，辖一百人。“哨”就是“哨长”，辖五十人，“十”就是“十长”，辖十人。这五级近似现在的“团”“营”、“连”、“排”、“班”。初步了解，在通江地区千总有以下一些人：

上程家坝（现南郑县福城乡）

朱兆璋

朱家坝（现南郑县前进乡）

何建柱

潮水坝(现通江县平溪区新潮乡以下同区)	不 详
楼子庙(现楼子乡)	张国平
梓潼庙(现临江乡)	陈永福、唐洪恩
铁厂河(现铁厂乡)	邵承模
平溪坝(现平溪区)	谭中伦
砥坝(现砥坝乡)	陈连山、罗太清
板桥口(现板桥乡)	李子洪
青峪口(现青峪乡)	不 详
新场坝(现涪阳区新场乡)	王绍怀
以下同区	
下陈家坝(现陈河乡)	赵世开
草池坝(现草池乡)	刘承先
两河口(现铁溪区河口乡)	胡江亭、胡树油
以下同区	
空山坝(现空山乡)	蹇以春(一说朱仕模)
河坝里(现檬坝乡)	不 详
长坪(现长坪乡)	不 详
新店子(现新文乡)	赵雨田(一说李怀恩)
泥溪乡(现永安区泥溪乡)	不 详
以下同区	
苦草坝(现永安区所在地)	张伯山
	张伯云
碧溪场(现碧溪乡)	李应禄
草庙子(现会家乡)	胡树业
沙坪(现沙坪乡)	杨群先
沙溪嘴(现沙溪区所在地)	张伯雨

当红灯教深入发动群众的时候，1919年阴历七月初，郑启和派兵一连到平溪坝，大抓所谓“扰乱社会治安”的神匪。营长郝南垓带队，一到平溪坝就与团总朱节臣勾结起来，镇压反抗捐税的农民运动。催收特别捐的张维子，与郑部提收捐款的副官张维驹，派狗腿子到楼子庙、梓潼庙、砥坝、铁厂河、空山坝、朱家坝、上程家坝等地捕捉红灯教徒。

郑兵到了乡里，无法无天，任所欲为，胡乱抓了三十一人，关于平溪坝所设临时监狱。所抓的三十一人都是无辜的善身农民。楼子庙张家泽将一匹马和鞍子卖给草庙子一家富户。牵马时忘了带马鞍子。这家买户派一个十五岁的放牛娃到楼子庙取马鞍，路过蒋家山（平溪乡远景村二组）也当成“神匪”抓了。

1919年阴历七月十日，郑部另一副官卿光庐想趁抓“神匪”的机会，大捞一把，带兵一连到梓潼庙清乡。去时得意洋洋，神气十足，以为这样可以吓唬倒群众，特别捐可以不费力地收到手。那知梓潼千总陈永福，与统领何浩德早就作好了消灭郑兵的准备。调动空山、北山神兵三百余人，埋伏于甘家坝两岸的青杠林。郑兵一到，神兵大吼一声，杀了出来，吓得卿光庐三魂掉了二魂。马上下令撤退。在狭窄的山谷里，那里跑得动，两面夹攻，在街上打死二十余人，退到甘家坝，再一次遭到伏击，又打死二十多人。逃到平溪，这一连人损失将近一半，卿光庐从河里逃出，一身衣服湿透，又气又羞，扬言要挂剿牌，将平溪坝的老百姓斩尽杀绝，以泄心中之愤。1919年阴历七月十三日在平溪下场口的沙坝将捕捉的三十一人全部杀害。

张维子随卿光庐到梓潼几乎被杀，处死三十一人时，他任

刽子手。此人为张冕斋的儿子，小时就天不怕，地不怕。在学校读书，不接受教育，做了错事，老师批评，他抡起板凳打。他的屋侧是一条通往楼子庙的大路。当场天，他手执铁锤藏于路旁草丛，看见穿烂衣服的，或有生理缺陷的人（如麻子、瞎子等），从草丛中跳出，用铁锤乱打，口里还大骂：

“谁叫你长得这样丑！”张冕斋是“贡爷”，地方一霸，只有这个独子。挨打的人想还手，又怕得罪了“贡爷”，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敢怒而不敢言。

三十一人，张维子这个刽子手就杀了十六人。平溪乡下有个喂脚猪的叫白老五，生得本分，憨厚，很少赶场，从未见过杀人。突然看见杀这样多的人，心里慌张，被挤到杀人圈子里去了。张维子这个刽子手，不问青红皂白，抓住白老五，就叫跪下。白老五口退，多久才说：“我……我……是……是……赶……”白老五的话还未落脚，张维子手中的屠刀已进入了颈部。一个养脚猪的赶场人，无辜被害，郑兵草菅人命，屠戮群众到了惊人程度。杀了白老五，张维子趾高气扬地说：“老子的手才杀熟了，又没得了，唉！”言下之意，他还杀少了。那个十五岁的放马娃儿，被杀时，颈子缩住一团，只喊冤枉，张维子没法动刀，就命令几个持枪大汉估逼着这个放马娃儿把颈子伸起，然后才动刀。见者无不切齿痛恨。

屠杀无辜群众的消息传到乡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一场大规模的抗捐、抗暴斗争展开了。

1919年阴历八月中旬，楼子庙红灯教千总张国平带领农民三百多人，烧了刽子手张维子街上和乡里的全部房屋，张冕斋气死。同时砥坝红灯教千总罗太清带领农民一百多

人，赶到青峪口沙嘴，烧了另一刽子手（郑副官）张维驹的房子。这两把火把广大群众的心烧红了、烧亮了。接着抗暴抗捐的烈火，烧到了朱家坝、上程家坝等地。

张维子、张维驹的报复兽性也更猖狂了。1919年9月，张维子带一批人到矮子庙红灯教活动的田坝河、铁坪、南面沟等地烧了大量房屋。所到的地方，见人就抓，见猪就杀，见牛就拉，见粮食就抢。他说：“你几爷子弄得我家破人亡，我也要你们无法过日子。”张维驹带一批人到梓潼，走一路烧一路，从平溪到梓潼，沿河一带的民房烧了大半，他说：“神匪烧我一家，我要烧十家、二十家、……。”这种行为更加激起了群众的反抗。

1919年阴历9月初，程家坝、朱家坝在几天的时间内，就聚集了三四千抗暴抗捐的群众。朱兆琼带领这支队伍浩浩荡荡从潮水坝开往平溪。潮水坝距平溪六十华里。据当时的人回忆：队伍排起双行走，前面已到平溪，后面还在潮水坝没有动身。全县神兵由三千人发展到一万三千人，红灯教徒由千余人发展到四千余人。

没有武器。木棒、锄头、弯刀、斧头、春秋刀、刷子枪就是武器；没有大炮，砍来坚硬的木材，劈为两半，将中间挖空，套上蔑箍或铁箍，就成了大炮；没有火药，挖老土墙熬硝，到陕南买来硫磺、砍林砍树烧炭，就制成了火药；没有子弹（土炮中装的实物），拆下耙齿，刁下角钉，或打烂犁铧，就是子弹；没有粮食，你撮一升，他捞一斗，你背一背，他挑一担，就有吃不完的粮食。在群众的支持下，抗暴抗捐运动走向了高潮。朱兆琼带领的这支队伍驻扎平溪坝背后的寨包梁。

抗暴抗捐的力量壮大了，镇压群众的反动势力也来势凶猛。以前派来镇压群众的不过一连或二连人。1919年9月中旬，郑部从南江开到平溪一营人，包围了平溪坝背后的寨包梁，由营长陈绍康带队，一场血战的序幕拉开了。

陈绍康气势汹汹，认为用洋枪洋炮来对付这些手持木棒、弯刀、斧头、刷子枪或点放木制土大炮的人，一定不费吹灰之力，一定是瓮里捉乌龟，手到擒拿。那晓得事与愿违，打了两天两夜，寨包梁还被红灯教控制着。最使他伤脑筋的是那个“邵疯子”（邵承模）硬象一个疯子，“洋台”

（即迫击炮）轰得震天价响，他没有一点惧色。身穿黄道袍，头包红布帕，裸露着右膀，站在城墙上，动也不动，好象没有那回事。“洋台”轰得急时，黄道袍还卷动一下，稀稀落落时，连动都不动。陈绍康的心里象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本来是不信神的，现在也信起神来了。第一天几次进攻都失败了。第二天探子来报，从柳林溪来了三百多神兵。他知道，那是空山坝的神兵已经出动了。第三天中午，据报，从北山来了三百多神兵，下午又报，从砥坝来了三百多神兵。红灯教的力量天天加强，寨包梁又攻不下来，真如热锅上蚂蚁坐卧不安。心想，不赶快离开，就有覆灭的危险，决定晚上沿小通江河而下，逃之夭夭。

夜幕降临，陈绍康惶惶撤退。走到写字岩，忽然山上号角齐鸣，滚木垒石铺天盖地而来。通江的大路一般都在河边。大路上边为悬崖峭壁。传说刘备取四川，张飞从小天池寺翻越大巴山，到了快拢板桥口的地方，看见这一带山形突兀，地势险要，在一大石题过字，因此这个地方出了名，人们称为“写字岩”。陈绍康遭到突然袭击，急令迅速渡河，

从对岸僻静小路逃走。刚渡过河，对岸山上，滚木垒石又铺天盖地而来。陈绍康急令：沿水边逃走。水边无路，不时出现两三丈高的岩仑，堵住去路。两岸山上的土大炮、刷子枪一齐轰响起来。郑兵有的跳岩，有的扑河，有的跌断脚杆，有的跌死，有的打死，除少数逃跑外，大部受伤或死亡。陈绍康只顾逃命，几次滚到水里淹得象个落汤鸡。一根柳树桩挂着裤管，裤子掉了也来不及拣。天亮时，过青峪口还光着屁股，冻得一身打颤。至今这一带的农民，在茶余饭后，还谈论陈绍康光屁股过街的丑闻。在写字岩担任伏击的为板桥口李子洪，知道陈绍康逃跑一定要经过这里。从三包寺带队到焦城，先在写字岩的山上牵着十余根粗壮的葛藤，然后在上面堆积了大大小小几十块石头。当陈绍康带领兵士来到写字岩时，李子洪令神兵用刀砍断葛藤，那石头就如天崩地裂一样，滚将下来，打死三十多。李子洪有勇有谋，知道遭受伏击后必然渡河从对岸僻静小路而逃，又在对岸埋下伏兵，准备了大大小小几十块石头，所以，陈绍康渡河，又受到了严重挫折。郑兵死伤二百多。这次战斗缴获长短枪百多支，子弹五千多发，洋台十多门。这些胜利品，全部集中在写字岩附近的桃园。

桃园是红灯教在平溪大捷后，第一次举行庆功的地方。平溪战斗的告捷，显示了群众抗捐抗暴的巨大力量。

四、由胜利到衰败

平溪告捷，神兵乘胜追击，直到草池坝，在狮子岗消灭郑兵二十余人。通江县城内的豪门财东，闻风丧胆，忙作逃跑准备，县衙内一片惊慌。几天的时间内，神兵势力向外扩